

# 以《周禮》論青銅「旅」器\*\*

賴秋桂\*

## 【提要】

兩周時期的青銅器自名為「旅」者為數不少，而「旅」究竟應如何訓解，一直眾說紛紜。《爾雅·釋詁》曰：「旅，陳也。」徐同柏釋「旅」為陳設之意，雖此說法未得共識，然透過《周禮》的經文可知徐氏說法有可從之理由。

根據《周禮》的記載，周人在祭祀、饗食、賓客，或是進行喪禮儀式時均有陳設器物的習慣，此種習慣的紀錄可與青銅器銘文相比對，藉以證明「旅」器乃指有陳設功用之器。

本文將青銅器銘文分門別類，先突顯「旅」器的功用，再比對《周禮》的經文，找出兩種語料重疊的部分，推論出「旅」的訓詁方向。最後，再佐以《儀禮》及更多他類文獻來支持此項推論。

**關鍵詞：**周禮 兩周青銅器銘文 旅彝 陳設

---

\*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兼任講師

\*\* 本文曾於 2009 年 5 月 16 日東吳大學中文系及中國訓詁學會所舉辦之《中國訓詁學全國學術研討會》中宣讀。

## 一、前言

根據《殷周金文集成》所列材料得知在兩周時代自名為「旅」者包括有鼎屬、簋屬的容器及為數眾多的裝酒器及水器，如：旅鬲、旅鼎、旅甗、旅簋、旅簠、旅盃、旅壺、旅匜、旅盤等等。旅，《說文》曰：「軍之五百人」，由軍旅並引申有旅眾及征戰之意；《史記·封禪書》「季氏旅於泰山」的旅則為祭名。由於青銅器的功用是祭祀、實用或作為明器，因此器自名的「旅」究竟應訓為何意，一直眾說紛紜。

《周禮·春官·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周禮·春官·司尊彝》「大喪，存奠彝：大旅，亦如之」之「旅」，鄭玄皆釋為「陳<sup>①</sup>」。徐同柏曰：「旅，陳也。《儀禮·特牲饋食禮》：『主婦設兩敦黍稷於俎南。』〈少牢饋食禮〉：『主婦執一金敦黍設於羊俎之南，婦贊者執敦…以稷以授主婦設於魚俎南，又受贊者敦黍設於稷南，又受贊者敦稷設於黍南』蓋敦為子婦所陳，故曰子女旅敦<sup>②</sup>。」旅作為陳設之意也見於其他文獻，《詩經·小雅·賓之初筵》「籩豆有楚，殽核維旅<sup>③</sup>」、《左傳·莊公二十二年》「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sup>④</sup>」及《國語·晉語四》「楚成王以周禮享之，九獻，庭實旅百」即是。

除上述文獻，徐同柏的說法可由《周禮》眾多經文得到證明。《周禮》中有許多陳設器物的記載，陳設為祭祀、饗食、賓客，也是喪禮的儀式之一。這些記錄見於《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所陳者有鼎、簋、簠、樂器、酒器、武器等等，此與金文所載多有重疊。

《爾雅·釋詁》：「旅，陳也。」本文擬以《周禮》陳設器物的經文及器物在祭禮、喪禮與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證明兩周青銅器中的「旅」器之「旅」釋為陳列、陳設，表示器物的功用是極為合理的。

---

① 《周禮·春官·大宗伯》鄭《注》：「旅，陳也。陳其祭事以祈焉。禮不如祀之備也。」  
《周禮·春官·司尊彝》鄭《注》：「存，省也。」又：「旅者，國有大故之祭也，亦存其奠彝則陳之，不即徹。」參《十三經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頁764及774。

② 徐同柏，《從古堂款識學》卷一《續修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頁17。

③ 《注》：「旅，陳也。」參《十三經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頁484。

④ 同上注，頁1775。



### (一) 旅器之種類

器類	器號	器自名	器類	器號	器自名
鬲	集成 511	旅鬲	鬲	集成 521	旅尊
甗	集成 836	旅彝	甗	集成 858	旅甗
鼎	集成 1788	旅彝	鼎	集成 1922	旅鼎
簋	集成 3261	旅彝	簋	集成 3352	旅簋
盨	集成 4349	旅盨	盨	集成 4375	旅盨盨
簠	集成 4483	旅簠	簠	集成 4553	旅匡
簋	集成 4669	旅甫			
卣	集成 4888	旅彝	卣	集成 5121	旅寶彝
尊	集成 5592	旅	尊	集成 5764	旅彝
觶	集成 6198	旅	觶	集成 6341	旅彝
爵	集成 8818	旅	爵	集成 9039	旅彝
盃	集成 9398	旅盃	盃	集成 9432	旅盃
壺	集成 9520	旅彝	壺	集成 9534	旅壺
彝	集成 9875	旅彝	彝	集成 9876	旅彝
罍	集成 9962	旅罍	罍	集成 9964	旅罍
瓶	集成 9979	旅甗	瓶	集成 9981	旅甗
罐	集成 9986	旅罐			
盤	集成 10097	旅盤	盤	集成 10140	旅盤
匜	集成 10180	旅匜	匜	集成 10238	旅匜
盂	集成 10303	旅盂	盂	集成 10314	旅盂
盆	集成 10336	旅盆			
器	集成 10351	寶旅彝	器	集成 10530	旅彝
劍	集成 11606	旅欽	劍	集成 11634	旅鋌

### (二) 旅器之年代

時代	出現器種
殷	卣
西周	早 鬲、甗、鼎、簋、卣、尊、觶、爵、盃、壺、彝、罐、盂、器
	中 鬲、甗、鼎、簋、盨、卣、尊、觶、爵、盃、匜、盂
	晚 鬲、甗、鼎、簋、盨、簠、壺、罍、盤、匜、盂
東周	春秋 鬲、甗、鼎、盨、簠、瓶、盤、盆
	戰國 劍

稱「旅」之器從商代直到戰國皆有，而最豐富的是在西周早、中期，戰國時只有稱「旅劍」的兵器一例。有些器有時代性，如卣至西周中期即不見，而盥在西周中期有少數出現，在西周晚期數量最多，至春秋仍可見，後即消失；簠的年代與其相當。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簠仍存在於文獻，而盥雖見於《說文》，卻完全消失於文獻中。此外，稱為「旅」的鬲、甗、鼎、簋，在西周全期到春秋都有，而酒器從西周晚期起種類較少。

### (三) 旅器之用途

根據銘文的紀錄及出土的狀況，可知青銅器可作為祭器、實用器、兼用器及明器。

「尊彝」是祭祀禮器的共名，而稱為「旅尊彝」、「尊旅彝」者多有。西周早期常見以先祖為名之「旅」器，如：「穀作父庚甗旅彝」、「孔作父癸旅」，可見有「旅」為名者，篤定可用作祭器。除此，透過長篇銘文的內容，更可進一步證此。

西周中期器〈或者鼎〉曰「或者作旅鼎，用介侖魯福，用綏眉祿，用作文考宮伯寶尊彝」、西周晚期器〈蜎公誠簠〉曰「蜎公作旅匝，用追孝于皇祖皇考，用賜眉壽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春秋時器〈曾子伯盥盤〉曰「唯曾子伯盥用其吉金，自作旅盤，其黃耆霑終，萬年無疆，子孫永寶用享」，三器都見祈福求壽之語詞，可見乃祭祀之器。更多例子如下表：

器號	器名	時代	銘文
3514	作父戊簠	西周早期	作父戊旅彝，卣。
4446	伯刃其盥	西周晚期	伯刃其作旅盥，用享用孝，用介眉壽、多福，眈臣天子，萬年唯極，子子孫孫永寶用。
4581	伯其父簠	春秋早期	唯伯其父夔作旅匝，用賜眉壽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之。
4601	召叔山父簠	春秋早期	鄭伯大嗣工召叔山父作旅匝，用享用孝，用介眉壽，子子孫孫用為永寶。
4888	旅彝卣	西周早期	旅彝。
5154	競作父乙卣	西周早期	競作父乙旅。
5210	作父丁卣	西周早期	作父丁寶旅彝。
5334	屈作父癸卣	西周早期	屈作父癸寶尊彝，用旅。
5341	仲作好旅彝卣	西周中期	仲作好旅彝，其用萬年。

器號	器名	時代	銘文
5732	作父乙旅尊	西周早期	作父乙旅。
5839	猥日辛尊	西周中期	猥作旅彝日辛。
5952	車啓謀父甲尊	西周早或中期	車啓謀爲禦，作父甲旅尊彝。
6431	員觶	西周中期	員作旅彝。
8682	旅父癸爵	西周早期	旅父癸。
9046	盞祖辛爵	西周早期	盞作祖辛旅彝。
9979	陳公孫信父瓶	春秋早期	陳公孫信父作旅甗，用祈眉壽，萬年無疆，永壽用之。
10240	曩孟姜匜	西周晚期	王婦曩孟姜作旅匜，其萬年眉壽用之。

以上所列之器，根據銘文的先祖名及祈福敘述，可知其可作為祭器。

有些銘文，紀錄器的用途，例列如下表：

器號	器名	時代	銘文
2487	伯甗父鼎	西周中期	伯甗父作旅鼎，用饗王逆復事人。
4525	伯旃魚父簠	春秋早期	伯旃魚父作旅匜，用棚旨飩。
4579	史免簠	西周晚期	史免作旅匡，從王征行，用盛稻粱，其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10270	叔男父匜	西周晚期	叔男父作為霍姬媵旅匜，其子子孫孫其萬年永寶用。

〈伯甗父鼎〉曰「用饗王逆復事人」，「逆復」有處理政事之意<sup>18</sup>。〈伯旃魚父簠〉曰「用棚旨飩」，乃饗朋友甘美之食。〈史免簠〉曰「從王征行，用盛稻粱」，《周禮·天官·外饗》曰：「師役，則掌共其獻賜脯肉之事」，則此簠用於軍旅，乃作為饗征行者之用。〈叔男父匜〉曰「媵旅匜」，可見其最原始的功用是作為媵器。這些都可作為實用之器。

有些銘文的紀錄顯示器的用途不只單一，例列如下表：

器號	器名	時代	銘文
939	魯仲齊甗	春秋早期	魯仲齊作旅甗，其萬年眉壽，子子孫孫永寶用 <sup>19</sup> 。
947	陳公子叔遘父甗	春秋早期	佳九月初吉，丁亥，陳公子叔遘父作旅甗，用征用行，用饗稻粱，用祈眉壽，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是常。
2457	緜侯鼎	西周早期	緜侯獲巢俘厥金冑，用作旅鼎 <sup>20</sup> 。

<sup>18</sup> 《周禮·夏官·太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逆。」鄭司農曰：「復謂奏事也，逆謂受下奏。」參《十三經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頁851。

<sup>19</sup> 出土處：1977-1978年山東曲阜魯國故城四八號墓。

<sup>20</sup> 出土處：1964年陝西長安縣張家坡墓葬。

器號	器名	時代	銘文
4458	魯伯忝盥	春秋	魯伯忝用公葬，其肇作其皇考、皇母旅盥簋，忝夙興用追孝，用祈多福，忝其萬年眉壽，永寶用享 <sup>21</sup> 。
4465	善夫克盥	西周晚期	爲十又八年十又二月初吉庚寅，王在周康穆宮，王令尹氏友史趁，典善夫克田人，克拜稽首，敢對天子丕顯魯休揚，用作旅盥，唯用獻于師尹、朋友、昏媾，克其用朝夕享于皇祖考，皇祖考其黻黻彙彙，降克多福、眉壽、永命，畋臣天子，克其日賜休無疆，克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4631	曾伯霽簠	春秋早期	……余擇其吉金黃鏞，余用自作旅匱，以征以行，用盛稻粱，用孝用享于我皇祖文考，天賜之福，曾伯霽遐不黃耆萬年，眉壽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之享。
4460	蓼生盥	西周晚期	王征南淮夷，伐角、淮，伐桐、遙，蓼生從，執訊、折首，俘戎器、俘金，用作旅盥，用對烈，蓼生衆大妘，其百男、百女、千孫其萬年眉壽永寶用。
5387	員卣	西周早期	員從史旃伐會，員先入邑，員俘金，用作旅彝

由銘文所載可知某些器可同時作爲祭器或明器，如：〈魯仲齊鬲〉、〈魯伯忝盥〉皆見祈福紀錄，無疑可用爲祭祀，然而二者皆出土於墓葬，可知其亦作爲明器。〈陳公子叔遷父鬲〉、〈曾伯霽簠〉皆曰「用征用行」，可知作爲軍旅饗士卒之用，而又見「用祈眉壽，萬年無疆」、「用孝用享于我皇祖父文考，天賜之福，曾伯霽遐不黃耆萬年眉壽無疆」等語，可知也用爲祭器。〈鞞侯鼎〉、〈蓼生盥〉、〈員卣〉皆見「俘厥金冑」、「俘戎器」、「俘金」而作器之記錄，《周禮·春官·典庸器》曰「掌藏樂器、庸器。及祭祀，帥其屬而設筭虞，陳庸器。饗食，賓射，亦如之。大喪，厥筭虞」，《注》曰「庸器，伐國所藏之器」，則這些器極可能用爲祭祀、饗食及喪事。

此外，《殷周金文集成》所列的「旅」器，有很多出土於墓葬，茲列如下表：

器號	器名	時代	出土處	銘文
514	矢伯鬲	西周早期	1981年陝西寶雞市紙坊頭一號墓	矢伯作旅鼎。
521	微仲鬲	西周早期	1980-1981年陝西寶雞市竹園溝四號墓	微仲作旅尊。

<sup>21</sup> 出土處：1977年山東省曲阜縣魯國故城墓葬

器號	器名	時代	出土處	銘文
837	彳作旅甗	西周中期	1975年陝西扶風縣法門公社莊白家墓葬	彳作旅。
858	伯作旅甗	西周早期	1958年陝西寶雞市東北郊五里廟墓葬	伯作旅甗。
865	頰甗	西周中期	1978年陝西長安縣張家坡一號墓	頰作旅甗。
1777	作旅鼎	西周中期	陝西扶風縣齊家村一九號墓	作旅鼎。
1928	叔作旅鼎	西周中期	1954年陝西長安縣斗門鎮普渡村二號墓	叔作旅鼎。
1940	更鼎	西周早或中期	1981年陝西長安縣普渡村一四號墓葬	更作旅鼎。
1971	攸作旅鼎	西周早期	1978年河北元氏縣西張村西周墓葬	攸作旅鼎。
1978	由作旅鼎	西周中期	1974年北京房山縣琉璃河二〇九號墓	由作旅鼎。
2023	嬰父方鼎	西周早或中期	1976年陝西扶風縣雲塘村一〇號墓	嬰父作旅鼎。
2036	史叟鼎	西周中期	1964年河南洛陽市龐家溝西周墓	史叟作旅鼎。
2042	闕伯鼎	西周早期	陝西扶風縣北呂西周一四八號墓	闕伯作旅鼎。
2185	伯矦方鼎	西周早或中期	1974年陝西寶雞市茹家莊西周墓	伯矦作旅尊鼎。
3378	彳作旅簋	西周中期	陝西扶風縣黃堆村一六號墓	彳作旅簋。
3480	馭伯簋	西周早期	陝西扶風縣北呂墓地	馭伯作旅簋。
3489	伯彳簋	西周中期	1975年陝西扶風縣白家村墓葬	伯彳作旅簋。
3616	彳伯簋	西周早期	1974年陝西寶雞市茹家莊墓葬	彳伯作旅用鼎簋。
4353	矢賸盥	西周晚期	1983年陝西寶雞縣賈村塬扶托村墓葬	矢賸作寶旅盥，永用。
5029	作旅彝卣	西周早期	1976年陝西扶風縣雲塘村二〇號墓	作旅彝。
5241	彳季卣	西周中期	1980年陝西寶雞市竹園溝墓葬	彳季作寶旅彝。
5372	異卣	西周中期	洛陽機瓦場三六八號墓	異作厥考伯效父寶宗彝，用旅。
5823	陵作父乙尊	西周中期	1974-1975寶雞市茹家莊一號墓	陵作父乙旅彝。
5858	彳季尊	西周中期	1980-1981年陝西寶雞市竹園溝墓葬	彳季作寶旅彝。

以上器出自墓葬，可廣義地視為明器。

明器的真實面貌很難窺其全，有些尺寸縮小的器一般被認定作為明器，然而墓葬發掘之器並非一律小尺寸者，而《周禮》有「奉而藏之」文例<sup>22</sup>，顯

<sup>22</sup> 《周禮·春官·笙師》：「大喪，廢其樂器，及葬，奉而藏之。」《疏》：「注廢與至猶送。釋曰此所興作即上



示可使用之器可能在葬禮之後一起隨死者下葬，因此明器的判別存在爭議性。然而，挖掘於墓葬，可知其器確可作為陪葬之用。

綜合前述，自名為「旅」者，在功能上可作為飪食器、酒器及盥、水器，而雖然各時代的器種有部分差異，但稱為「旅」者，從殷到東周皆有。在用途方面，則可用為祭祀、宴饗、喪葬或媵出嫁之女。

前人吳榮光、劉心源曰旅者皆祭器<sup>23</sup>，方濬益認為凡曰旅者皆旅祭之器<sup>24</sup>，郭沫若認為旅彝謂陳祭于宗廟之彝器<sup>25</sup>，而吳闈生曰「旅者，嘉也，衆也，凡言旅鼎皆會饗之具，从車示行旅可用」<sup>26</sup>，馬叙倫曰「旅讀為季氏旅於泰山之旅，借為禦，說文禦祀也」<sup>27</sup>，這些說法皆只有部分正確。

黃盛璋將「旅」作為定語，指可移動之器，並特別強調作為征行之用。此說在解釋「旅」器用途的完整性上雖然較圓融，然而〈集 5334· 曆作父癸卣〉曰「曆作父癸寶尊彝，用旅」、〈集 5372· 異卣〉曰「異作厥考伯效父寶尊彝，用旅」，「用」之後接代詞、名詞或動詞乃金文之常態，如：用之、用茲、用吉金、用作、用享、用追孝、用樂，因此「用旅」之「旅」不可能用作定語。〈集 3628· 旅簋〉曰「旅作寶尊彝，用饗」，例同於〈集 5334· 曆作父癸卣〉、〈集 5372· 異卣〉之銘文，「用饗」與「用旅」可相對比思考。而自名為饗鼎、饗簋、饗罍、饗盂、饗盆者在銘文中數量極多，因此「用旅」之「旅」詞性同於「饗」，應作為動詞。另外，其文依據〈史免簋〉之「從王征行，用盛稻梁」等器的銘文強調征行之可移動之說，其實是太專注於征行之意，若根據《周禮· 天官· 外饗》的「師役，則掌共其獻賜脯肉之事」可知〈史免簋〉「從王征行，用盛稻梁」強調的乃是慰勞、宴饗士卒，而非征行<sup>28</sup>。

相較之下，徐同柏將「旅」釋為「陳」的說法較為可信，而且此說可透過《周禮》經文加以證明。

字筮巴下皆作之送之於壙而藏之也。」參《十三經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頁801。

<sup>23</sup> 吳榮光，《筠清館金石文字》卷一《續修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頁2及劉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卷一《續修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頁18。

<sup>24</sup> 方濬益，《綴遺齋彝器款識考釋》，卷三，頁16。參《金文文獻集成》（香港：明石文化，2004年），冊46。

<sup>25</sup> 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攷釋》（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9年），頁95。

<sup>26</sup> 吳闈生，《吉金文錄》（香港：萬有圖書公司，1968年），卷一，頁36。

<sup>27</sup> 周法高，《金文詁林》（香港中文大學出版，1975年），條897，頁4235。

<sup>28</sup> 黃盛璋，〈釋旅彝〉，《歷史地理與考古論叢》（山東：齊魯書社，1982年6月），頁345。

### 三、《周禮》陳設的紀錄

《周禮》一書井然有序地羅列政治、經濟、禮俗法治、教育設施等計畫，知其目的是以規劃一個健全社會制度為要務。其書主述官職，涉及典制，十分周密，雖然這種理想制度並未能完全付諸實現，但從中我們可得到先秦各國制度的輪廓是可確定的。

《周禮》中有許多陳設器、物的記載，陳設為祭祀、饗食、賓客，也是喪禮的儀式之一。經文節錄如下表：

出 處	內 容
天官·宰夫	凡朝覲、會同、賓客，以牢禮之灋掌其牢禮、委積、膳獻、飲食、賓賜之餼牽與其陳數。
天官·內饗	內饗掌王及后、世子膳羞之割烹煎和之事，辨體名肉物，辨百品味之物。王舉，則陳其鼎俎，以牲體實之。選百羞、醬物、珍物以俟饋。
天官·外饗	外饗掌外祭祀之割烹，共其脯、脩、刑、臠，陳其鼎俎，實之牲體、魚、腊。凡賓客之餼饗、饗食之事，亦如之。邦饗耆老、孤子，則掌其割烹之事。饗士庶子，亦如之。師役，則掌共其獻賜脯肉之事。凡小喪紀，陳其鼎俎而實之。
天官·酒人	酒人掌為五齊三酒，祭祀則共奉之，以役世婦。共賓客之禮酒、飲酒而奉之。凡事，共酒而入于酒府。凡祭祀，共酒以往。賓客之陳酒亦如之。
天官·世婦	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帥女宮而濯漑，為齋盛。及祭之日，蒞陳女宮之具，凡內羞之物。掌弔臨于卿大夫之喪。
地官·舍人	凡祭祀，共簠簋，實之，陳之；賓客，亦如之。
春官·肆師	祭之日，表齋盛，告絜；展器陳，告備。
春官·鬱人	凡祭祀、賓客之裸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凡裸玉，濯之，陳之，以贊裸事，詔裸將之儀與其節。
春官·天府	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以詔王察群吏之治。上春，鬻寶鎮及寶器。凡吉凶之事，祖廟之中沃盥，執燭。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嫩惡。若遷寶，則奉之。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
春官·樂師	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凡喪，陳樂器，則帥樂官；及序哭，亦如之。凡樂官，掌其政令，聽其治訟。
春官·大師	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大喪，帥瞽而廡，作匱、謚。凡國之瞽矇，正焉。

出 處	內 容
春官·小師	小師掌教鼓鼗、祝、敔、塤、簫、管、弦、歌。大祭祀，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徹，歌。大饗亦如之。大喪，與廡。凡小祭祀、小樂事，鼓輅。掌六樂聲音之節與其和。
春官·眡瞭	掌凡樂事撥鼗，擊頌磬、笙磬。掌大師之懸。凡樂事，相瞽。大喪，廡樂器；大旅，亦如之。賓射，皆奏其鍾鼓。鼗、愷獻亦如之。
春官·笙師	笙師掌教敔、笙、塤、簫、簞、箎、篴、管，……大喪，廡其樂器；及喪，奉而藏之；大旅，則陳之。
春官·鐃師	鐃師掌金奏之鼓。……大喪，廡其樂器。
春官·籥師	籥師掌教國子舞羽敔籥。……大喪，廡其樂器，奉而藏之。
春官·典庸器	掌藏樂器、庸器。及祭祀，帥其屬而設筮虞，陳庸器。饗食，賓射，亦如之。大喪，廡筮虞。
春官·司干	司干掌舞器。祭祀，舞者既陳，則授舞器；既舞則受之。賓饗亦如之。大喪，廡舞器；及葬，奉而藏之。
春官·大卜	凡旅，陳龜。凡喪事，命龜。
春官·巾車	巾車掌公車之政令。……大喪，飾遣車，遂廡之，行之。及葬，執蓋從車，持旌。及墓，嘑啓關，陳車。……
春官·車僕	……大喪，廡革車。……
夏官·司兵	司兵掌五兵、五盾。……大喪，廡五兵。軍事，建車之五兵。會同亦如之。
夏官·圉人	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役圉師。凡賓客、喪紀，牽馬而入陳。廡馬亦如之。
秋官·掌客	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與其政治……凡諸侯之禮：上公五積，皆抵殮牽，三問皆脩。群介、行人、宰、史皆有牢。殮五牢，食四十，簠十，豆四十，鉶四十有二，壺四十，鼎、簠十有二，牲三十有六，皆陳。饗餼九牢，其死牢如殮之陳，牽四牢，米百有二十筥，醢醢百有二十饗，車皆陳。車米抵生牢，牢十車，車乘有五籩，車禾抵死牢，牢十車，車三秬，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九十雙，殷膳大牢。以及歸，三饗、三食、三燕；若弗酌，則以幣致之。凡介、行人、宰、史，皆有殮、饗餼，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陳數，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膳大牢，致饗大牢，食大牢。卿皆見以羔膳大牢。……。

在上列經文中，我們聚焦的是在祭祀、賓客、饗食、進行喪禮時陳器、物的狀況。〈內饗〉紀錄天子盛宴時應陳設鼎俎，而有關祭祀者出現在〈外饗〉、〈世婦〉、〈舍人〉、〈肆師〉、〈鬱人〉、〈天府〉、〈眡瞭〉、〈笙師〉、〈典庸器〉、〈司干〉等篇章；有關宴饗者出現在〈外饗〉、〈典庸器〉、〈司干〉等篇章；有關賓客者出現在〈酒人〉、〈世婦〉、〈舍人〉、〈鬱人〉、〈圉人〉、〈掌客〉等篇章；有關喪事者，出現在〈外饗〉、〈世婦〉、〈天府〉、

〈樂師〉〈大師〉、〈眡瞭〉、〈笙師〉、〈罍師〉、〈籥師〉、〈典庸器〉、〈司干〉、〈巾車〉、〈司兵〉、〈車僕〉、〈圉人〉等篇章，所陳列之器有鼎、俎、簠、簋、酒器、珍寶、樂器、兵器、車乘、馬匹等等。這些被陳之物，或用爲祭祀，或作爲禮物，或爲了賓客，或用作明器，除表達禮數之外，陳器亦明顯有宣揚之意。

先秦時的社會階級亦可由《周禮》得知。《周禮·地官·大司徒》曰：「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又〈樂師〉曰：「凡射，王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雖《周禮》做的是一個完整封建體健全制度的規劃，然而對於各種禮制綉節的講究必定遍及各種階級，只是內容有輕重之分罷了。因此在《周禮》禮制中對於陳器的規定必定可與記錄貴族祭祀、征戰、宴饗、盟誓、政治制度、教育制度等的青銅器銘文相比對。

#### 四、「旅」與陳設

除了本文〈前言〉所述《詩經·小雅·賓之初筵》、《左傳·莊公二十二年》、《國語·晉語四》摘文之外，文獻中以「陳」釋「旅」之例尚有很多，茲列如下：

- 《左傳·僖公二十二年》：「丁丑，楚人入饗于鄭，九獻，庭實旅百，加籩豆六品。」「庭實旅百」，《注》：「庭中所陳品數百也。」
- 《左傳·宣公十四年》：「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
- 《漢書·敘傳第七十下》：「周穆觀兵，荒服不旅。」張晏曰：「觀，示也；旅，陳也。犬戎終王而朝周，穆王以不享征之，是以荒服不陳於廷也。」

上述例子的「旅」都作陳設，「庭實旅百」似爲當時的慣用語。陳設爲了宴會，爲了獻禮，「庭實旅百」透露禮的嚴肅性及包裝性。「荒服不旅」乃指戎狄不享，不享者即《詩·大雅·韓奕》之「不庭方」及〈毛公鼎〉之「不廷

方」；不享故無貢物陳列。這些陳器的概念與《周禮》陳器的紀錄基本上吻合。此外，「旅」作為祭名，除《春官·大宗伯》、《春官·司尊彝》中「旅上帝」及「大旅」之「旅」鄭玄釋為「陳」，作為祭名之外，此用法亦見於《史記》及《漢書》。茲列如下：

- 《史記·六國年表第三》：「位在藩塵，而臚於郊祀」，《索隱》：「案臚字訓陳也，出爾雅文，以言秦是諸侯，而陳天子郊祀，實僭也，猶季氏旅於泰山然。」《正義》：「臚音旅，祭名。又旅，陳也。」
- 《漢書·郊祀志第五》：「是時，季氏專魯，旅於泰山，仲尼譏之。」師古曰：「旅，陳也，陳禮物而祭之也。陪臣祭泰山，僭諸侯之禮，孔子非之曰：『嗚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事見論語。」
- 《漢書·地理志第八》：「蔡、蒙旅平，和夷底績。」師古曰：「蔡、蒙，二山名。旅，陳也，旅平，言已平治而陳祭也。」

上述三例皆同於《周禮》之旅祭，惟顏師古曰「陳禮物而祭之也」，則把旅祭的型態具體表達。而《漢書·翟方進傳第五十四》之「旅力<sup>29</sup>」與《論語·季氏》曰：「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之「陳力」實乃相當。

透過書證，可知「旅」確實可釋作陳列之意。商周的青銅「旅」器有作為飪食器、酒器及盥、水器的功能及作為祭器、宴饗器、明器的用途，這些與《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中陳器的種類與目的多有重疊。大祭、大喪時應陳設珍寶；天子盛宴、祭祀、饗食、喪葬皆須陳設鼎俎，並以牲體等物實之；向賓客餽贈時應在賓館陳列酒。而齋盛的簠簋、鬱鬯的彝、客者的禮物，也都在陳設之列。此外，在喪禮進行時，明器的展陳極端重要，先陳再埋藏之是其步驟。今人可從每種陳設都有不同職官負責的情形輕易推知當時陳器在禮儀中的重要性。青銅器作為食器、酒器者見大量以「旅」自稱，可知這些器都可在祭祀、饗食、喪葬的場合用來陳列。而器的作用除納物外，陳列如此重要，無怪乎殷周青銅器的鑄造技術與藝術風格皆處登峰造極之境。

<sup>29</sup> 《漢書·翟方進傳第五十四》：「烏庠！害其可不旅力同心戒之哉！」師古曰：「害讀曰曷；曷，何也。旅，陳也。」（東漢）班固傳，（唐）顏師古注，《新校本漢書集注并附編二種》（台北，鼎文書局，1979年）卷84，頁3411。

青銅器中的盥、水器有為數不少稱「旅」者，這些盥、水器不見於《周禮》，然見於《儀禮》。《儀禮·公食大夫禮》曰「小臣具槃匜」、《儀禮·少牢饋食禮》曰「小祝設槃匜與簠」，槃匜用於賓客及喪紀，在禮儀的進行中亦扮演重要角色。除此，另有一值得注意的問題。根據《周禮》，樂器的陳列是極為重要的，但《殷周金文集成》所列的鐘罍等樂器卻不見自名為「旅」者，而常自名為歌鐘、甬鐘、大林鐘、御鐘、行鐘、寶鐘、游鐘等，其中「甬鐘」之名是最常見的。《禮記·中庸》曰：「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又《禮記·樂記》曰：「鐘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鐘罍被強調的功用極可能在於安定場合，協和才是主要訴求，因此不以「旅」名之。《詩·周頌·執競》曰：「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嚴反反。」「喤喤」即指宏亮和諧之聲音。

除了以「旅」為動詞的陳器記載外，亦有以「陳」為陳器的記錄見於他類文獻。茲列如下：

- 《儀禮·聘禮》：「有司入陳，饗：飪一牢，鼎九，設于西階前，陪鼎當內廉東面北上，上當碑南陳。牛羊豕魚腊腸胃同鼎，膚鮮魚鮮腊設扃冪腳臚臠蓋陪牛羊豕。腥二牢，鼎二七，無鮮魚鮮腊。設于阼階前西面南陳，如飪鼎二列，堂上八豆，設于戶西西陳，皆二，以並東上。」
- 《儀禮·公食大夫禮》：「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以侑幣致之。豆實實于饗，陳于楹外二，以並北陳；簋實實于筐，陳于楹內兩楹間二，以並南陳；庶羞陳于碑內，庭實陳于碑外，牛羊豕陳于門內，西方東上。」
- 《儀禮·士喪禮》：「新盆、槃、瓶、廢敦、重鬲，皆濯造于西階下，陳襲事于房中。」
- 《儀禮·特牲饋食禮》：「玄酒在西，實豆籩飗，陳于房中如初。」

〈聘禮〉、〈公食大夫禮〉、〈士喪禮〉、〈特牲饋食禮〉在五禮中分別屬於賓禮、嘉禮、凶禮、吉禮，而其皆有陳器的規範，可知陳列器物在各類禮儀的過程都是嚴格與講究的，這又進一步證明青銅器的展示功用是極大的。言旅器之「旅」乃在強調其展陳功能的推測是極合理的。

## 五、結語

旅早見於甲骨文與金文，甲骨文的「登旅」一詞，旅有軍旅之意。旅後用爲行旅、衆人等義都是軍旅之意的擴充。《儀禮·鄉飲酒禮》曰「司正升相旅」，《注》曰「旅，序也」，此條資料提示出「旅」作爲「陳」的重要譬喻橋樑，由於陳設具有次序性，因此「旅」作爲陳列，在擴充意義的途徑上非常平順。上述銘文「異作厥考伯效父寶尊彝，用旅」，「用旅」的旅作爲動詞，意爲陳設，則在通讀上完全沒有問題。

《詩·周頌·絲衣》曰：「絲衣其纓，載弁侏侏。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鼐，兕觥其觶。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又《詩經·小雅·伐木》曰：「於粢洒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這兩章詩篇傳達祭祀、宴饗時陳列滿案的印象。古人不僅講究充實器物的內容物，對器具的美感亦極端要求，這些從文獻及地下出土文物可相互印證。

青銅器銘文的年代久遠，很多字的寫法與用法均與現代不同，因此對字義的解碼存在難度。先秦文獻在這方面扮演最大助益的角色。透過《周禮》大量記載禮制的經文，並藉其他文獻做爲橋樑，可嘗試訓解金文中的某些字，「旅」即一例。

《周禮》大量記錄祭祀、宴饗、賓客、喪葬時陳列器物的制度爲釋讀「旅」提供最佳書證，同時，由於有銘青銅器的種類繁多，其時代可靠科學方法劃分，而器物的用途也非常具體，因此〈世婦〉中「齋盛」所用容器的種類、〈鬱人〉中「彝」的可能變化，也可以嘗試作可靠的臆測。這是互證的效果。

## 參考書目

### 傳統文獻

1. 《十三經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2刷。
2. 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7月，2版六刷。
3. 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洪氏出版社，1983年。
4. （東漢）班固傳，（唐）顏師古注，《新校本漢書集注并附編二種》，台北：鼎文書局，1979年。

5. 《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6. 王國維，《觀堂集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11月。
7. 方濬益，《綴遺齋彝器考識考釋》（《續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8. 徐同柏，《從古堂款識學》（《續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9. 吳闈生，《吉金文錄》，香港：萬有圖書公司，1968年。
10. 吳榮光：《筠清館金石文字》（《續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11. 劉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續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 近人論著

1. 中國社科院考古所，《殷周金文集成》，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
2. 呂友仁，《周禮譯注》，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
3. 吳十洲，《兩周禮器制度研究》，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4年。
4. 周法高，《金文詁林》，香港中文大學印行，1974年。
5. 屈萬里，《詩經詮釋》，台北：聯經，2002年。
6. 金國泰、馬如森、孫凌安、張世超合編，《金文形義通解》，京都：中文出版社，1996年。
7. 馬承源，《中國青銅器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8. 馬承源主編，《中國青銅器》修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9. 張亞初，《殷周金文集成引得》，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
10. 夏鼐指導，陳公柔、張亞初、劉雨執筆，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編，《殷周金文集成釋文》，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出版，2001年。
11. 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放釋》，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9年。
12. 黃盛璋，〈釋旅彝〉，《歷史地理與考古論叢》，山東：齊魯書社，1982年。



# Using *Zhou Li* to Discuss Bronze Wares Bearing “Lü”

Julie Lai\*

## 【 Abstract 】

Although many bronze ware artifacts of the Zhou Dynasty are referred to themselves as “lü”, there has never been consensus among experts as to how “lü” should be interpreted. The “Shigu” chapter of *Erya* says, “lü means chen”. Xu Tongbo, following *Erya*’s lead, suggests that “lü” means “to display”. Despite the fact that Xu's interpretation has yet to be widely accepted, we find the text of *Zhou Li* provides sound supports to his idea.

According to the accounts of *Zhou Li*, when citizens of Zhou would worship, sacrifice, entertain guests, or hold funerals, they would prepare bronze ware vessels for display; thus, it is reasonable to assume that “lü” could refer to their function, and mean “for display purposes”.

This paper surveys bronze ware inscriptions that bear “lü”, then discusses the uses of those wares. It then reads several overlapping texts of *Zhou Li* to explain the ancient term “lü”. The study also refers to *Yi Li* and a few other evidences to support the argument.

**Keywords:** *Zhou Li* Zhou Dynasty bronze ware inscriptions lü vases  
to display

---

\* Part-time Lecture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Tunghai University.

